

孟子二

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以為喻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

則如之何

言無友道當如之何

王曰棄之

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曰士師不

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

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

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

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荅此言也

疏

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餒其腹則爲交友之道當如之何陳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荅孟子以爲交友之道旣如此當棄去之而不必與爲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爲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又問宣王言爲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爲士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爲士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爲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己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荅此言也。注士師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獄官之吏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

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也則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也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名也

王曰吾何以

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䟽踰戚可不慎與

言國

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䟽戚相踰豈可不慎歟

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謂選乃臣隣比周之譽核

其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

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

左右皆

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有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如此然後可以

爲民父母

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疏）

孟子見至爲民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君進

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爲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修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爲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踰戚可不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踰踰戚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

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
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
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逮至一
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
真足爲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
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
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
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
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
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
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然後詳察
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
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爲民父
母而子畜百姓矣○注故舊也至可法則也○正義曰釋云
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
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爲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
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
之謂也○注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
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面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
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

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注大辟之罪五聽三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注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鄭玄云遺亡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注云行此三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

桀武王伐紂有諸

有之否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

文有之矣

曰臣弑其君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

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

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

疏

齊宣王問至未聞弑君也○正義曰

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有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荅宣王以爲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爲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荅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未嘗聞知有弑君者也故尚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

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

勝其任矣

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如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

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

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得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疏
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爲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

大木則王喜以爲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爲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旣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以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

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注：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塶埴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注：金二十兩為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為二十兩。齊人伐燕，勝之。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

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

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

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晷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

子孟

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

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

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文王

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

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疏

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

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

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興
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
禍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
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荅齊宣以
爲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
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
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
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荅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
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者孟子又以此荅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
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
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荅齊宣者復欲
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託以萬
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
豈有它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
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
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
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

蓋六國之時爲諸侯者皆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簞笥者案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云壺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注篚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注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晷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匝四時曰晷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注武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鬪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叛紂走反入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開孔

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箕子者莊子云箕子名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內比干者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為親戚又莫知其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司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釋之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

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伐齊宣

王懼而問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

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

地方千里何畏懼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猷

我后后來其蘇

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

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王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猷待也
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拯所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

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

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

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

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

也

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

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

疏

齊人伐燕取之至猶可及士也。正義曰此章言伐惡養

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

救燕者齊國伐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

國也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

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共伐

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它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臣聞

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也者孟子

荅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闊千里而猶畏人者也

蓋湯爲夏方伯之時但有七十里而後爲天下商王今天下

方千里者有九而得其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